

书写“文化英雄”： 中国内地迷影文化中的贝拉·塔尔

○王 珏 符 晓

摘 要：本文以中国内地互联网语境中的迷影文化为研究对象，考察匈牙利导演贝拉·塔尔在中国内地声誉的生成过程。文章将“声誉”视为一个动态生成的分析对象，采用迷影研究的方法，引入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视角，将中国内地互联网迷影文化区分为七个圈层，并重点分析媒体传播、电影节展、学院体系与影迷实践等不同圈层在其声誉建构中的作用机制。本文指出，贝拉·塔尔在中国内地被塑造为“文化英雄”的过程，是迷影文化各圈层合力的结果。本文为考察互联网时代中国内地迷影文化运行机制提供了一种方案。

关键词：贝拉·塔尔 声誉 迷影文化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

2026 年 1 月 6 日，匈牙利导演贝拉·塔尔 (Tarr Béla)^[1] 在布达佩斯去世，享年 70 岁。这一消息在豆瓣、新浪微博、小红书等社交网络引发大量影迷悼念，中国内地媒体也纷纷发表纪念文章，称其为“电影大师”，可谓是“身后一片哀荣”。本文感兴趣的问题，首先是贝拉·塔尔作为一名匈牙利导演，如何得以在中国内地迷影文化中享有崇高声誉？其次是通过对其声誉的考察，可以对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内地迷影文化进行何种描述？

安托万·德巴克 (Antoine De Baecque) 在《迷影》一书中对迷影进行了定义：“迷影的确是一种以电影为中心而建构起来的文化，其实质乃一些跟历史脉络无法脱钩的实践与一些跟历史脉络有关的行动——一些以电影为中心，去看，去爱，去正名并遵循特定仪轨而行的行动——彼此交织过后的产物。”^[2] 由此，电影研究，电影创作，电影教学，到观看影片、阅读书籍、参与网络讨论等皆可视为广义上的迷影行动，涉及的诸多圈层，如电影研究者、从业者、节展组织者和参与者，以及电影观众也皆可视为影迷。

如果将 21 世纪初的中国内地互联网迷影文化视为一个行动者网络 (Actor Network)，那么它会包含以下属于不同圈层的人与非人的“行动者”：1. 学院圈层：电影学研究学者及学术期刊、图书；2. 专业圈层：电影导演、

王珏，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副研究员；符晓，长春理工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编剧、演员等从业者；3. 放映圈层：电影院、电影节展和放映活动；4. 媒体圈层：电影相关的电视节目、报纸、期刊等大众媒体，以及面向大众的电影图书；5. 互联网圈层：电影类互联网社区、自媒体，以及电影字幕组；6. 技术媒介圈层：DVD、蓝光碟等音像制品、流媒体服务、网络资源；7. 电影观众。上述七个圈层之间的关系纷繁复杂，个人或者作品作为“行动者”可能横跨数个圈层，产生的话语也可能在不同的圈层中发生作用。^[3] 本文将贝拉·塔尔的声誉的形成置于互联网时代迷影文化的各圈层互动中进行系统考察，揭示贝拉·塔尔“文化英雄”声誉的生成机制，并进而形成对中国内地迷影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探讨。

一、“贝拉·塔尔在中国”：对其声誉形成过程的考察

1994年2月，历经两年艰苦拍摄的《撒旦探戈》（*Sátántangó*）先后参加了匈牙利电影周^[4]（世界首映）和柏林国际电影节论坛单元（国际首映），获得表彰“在风格和主题上具有创新性的电影”的卡里加里电影奖（Caligari Film Award）。贝拉·塔尔也因这部影片一跃成为后冷战时代东欧国家的代表性人物。《撒旦探戈》在美国的小范围上映成为了纽约乃至美国电影界和知识界的一大文化事件^[5]，影片在1995年被美国国家影评人协会奖（National Society of Film Critics Awards）选为最佳实验电影奖。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著名的期刊《艺术论坛》（*Artforum*）1999年12月号的“九十年代十佳”回顾专题中称：“这部电影长七小时却每一分钟皆雷霆万钧，引人入胜。但愿在我有生之年，年年都重看一遍。”^[6] 这句堪称金句的“广告词”不仅在英文世界风靡一时，更是日后在中文世界流传甚广。《撒旦探戈》在BFI进行的影史百佳投票中于2012年首次入围，位列35名。

在美国获得某种意义上“成功”的推动下，欧洲国际电影节更加重视贝拉·塔尔，《鲸鱼马戏团》（*Werckmeister harmóniák*, 2000）和《伦敦来的男人》（*A Londoni férfi*, 2007）先后入围戛纳电影节的导演双周单元和主竞赛单元。2011年的“封镜之作”《都灵之马》（*A Torinói ló*）则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审团大奖和费比西影评人奖，成为当年最重要的艺术电影。此后贝拉·塔尔转而从电影教育，在萨拉热窝电影学院（The Sarajevo Film Academy, SFA）开设了“电影·工厂”（Film.Factory）项目（2013—2017），邀请著名电影人前往授课^[7]。此外他还前往世界各地主持电影工作坊，广泛参加各种电影节展活动，领取各种奖项，其中2023年获得欧洲电影学院的终身成就奖。

中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电影节展对贝拉·塔尔的介绍先于内地。2004年，金马国际影展在“导演专题”中放映贝拉·塔尔的七部作品，并邀请贝拉·塔尔的作曲米哈伊·维格（Mihály Víg，台译“米哈维格”）分享贝拉·塔尔的创作理念。这是贝拉·塔尔电影第一次在华语世界的大规模放映。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专题放映称贝拉·塔尔是“影坛最后一个未被发掘的大师”，并明确指出这一轮“贝拉·塔尔热”来自范·桑特（Gus Van Sant）受其影响的作品《大象》（*Elephant*）获得金棕榈奖。^[8] 中国香港方面则在2005年10月举行了首次贝拉·塔尔回顾展，题为“大地孤影：风格大师贝拉·塔尔”，邀请贝拉·塔尔赴港，并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等到2007年《伦敦来的男人》入围戛纳主竞赛，当年的台北金马影展和次年的香港国际电影节同步跟进放映。2011年贝拉·塔尔宣布息影，台北电影金马影展随即将贝拉·塔尔列为“焦点影人”，当年除了《都灵之马》外，金马影展还重映了《天谴》（*Kárhozat*, 1988，台译《妈的毁灭吧》）、《鲸鱼马戏团》和《撒旦探戈》。中国台湾与香港地区对贝拉·塔尔的持续引介，构成了其进入中国内地迷影文化之前的重要中介层，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内地最初对其“大师”形象的理解方式。

一般认为，贝拉·塔尔第一次见诸中国内地媒体报端是在2005年，最早的一篇报道发表在《新京报》，称“这位来自匈牙利的电影人近年以燎原之势席卷世界影坛，被誉为最后一个未被发掘的匈牙利电影大师。去年刚逝

世的美国著名女学者苏珊·桑塔格就将他的《撒旦探戈》引为影响自己的极其重要的作品之一”^[9]。这段叙述显然参考了前文所述2004年台北金马影展的策展，还提到了总是伴随《撒旦探戈》出现的苏珊·桑塔格。该文主要内容是DVD资讯，其中提到了“本周碟市首度问世的双碟版《鲸鱼马戏团》+《天谴》两部作品和《撒旦的探戈》一道组成了他的‘文学三部曲’”。这当然是当时迷影文化资源圈层中的“DVD资讯”。这套双碟装DVD来自人造眼公司同年推出的双碟装作品，是内地贝拉·塔尔最早的电影资源之一。

贝拉·塔尔在中国内地公众形象的首次确立却是同月稍晚由《南方周末》刊出的一篇题为《艺术电影害死人》的文章。由2005年柏林影展引出电影制片人恩伯特·巴尚(Humbert Balsan)因贝拉·塔尔《伦敦来的男人》现金流出现问题而抑郁自缢的消息，因此贝拉·塔尔也落下了“拍片逼死制片人”的名声。这篇文章称贝拉·塔尔是“匈牙利著名导演”“在最近英国《卫报》的‘世界最重要导演’票选中排第13位”；但措辞相当讽刺：“1990年至今，他只拍过两部长片……据称是黯淡缓慢催人入睡的——两部影片加起来长近10小时”。又称贝拉·塔尔“控制欲极强，要他妥协是痴心妄想，有时候连协作都不可能。他明知财力有限，却从不愿讨论控制拍摄规模。当然这在作者导演里，是太常见的事”^[10]。2005年9月影评人magasa在《南方都市报》的专栏“往事如碟”中系统地回顾了他称之为“神人”“真正的二十世纪最后一个作者导演(Auteur)”贝拉·塔尔的创作，对恩伯特·巴尚事件，magasa的评论则是“这，能怪塔尔吗？……艺术与商业，这个永恒的问号，又一次拷问着电影人的灵魂，即便是塔尔，也无法为之找到答案”^[11]。

之后内地媒体开始有限度地报道贝拉·塔尔和他的电影。2007年戛纳电影节期间影评人云中的一篇题为《疯狂大师之贝拉·塔尔：把制片人逼上吊的大师》的文章对《伦敦来的男人》进行了报道，基本信息是从《南方周末》报道摘编而来，不过写得比较调侃，并继续强化了“艺术电影害死人”这一印象，同时这篇文章还发明了“20世纪最后一位电影大师”“被誉为与塔尔科夫斯基风格最接近的人”的说法，大致概是第一次将贝拉·塔尔称为“大师”的华语媒体文章^[12]。与这种“刻板印象”不同，《外滩画报》的前方记者曾进对贝拉·塔尔进行了采访，文章一开头也提及了前述《艺术电影害死人》的文章，并在访谈中特意问及恩伯特·巴尚相关问题，让贝拉·塔尔予以回应。^[13]这篇文章对贝拉·塔尔的描述比较充分客观，称其为“匈牙利著名导演”，并对其创作进行了详细的综述。

及至2011年的柏林国际电影节，内地各大门户网站均已实现全方位的前线覆盖，新浪、搜狐、网易等门户网站均设有相关专题页面。前方的记者和影评人们不再提及“艺术电影害死人”，而纷纷对《都灵之马》好评有加，也为其未能摘得金熊而表示遗憾。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报道中各大门户网站均以“大师”来指称贝拉·塔尔，新浪的说法是“匈牙利长镜头大师”或“匈牙利电影大师”，并特别强调贝拉·塔尔“个性孤傲”，网易的说法是“大师”，并在最后的结语特别强调了“孤独”，搜狐称其为“艺术片老将、长镜头专家”。其他前方记者报道中，也多以“大师”“大师级导演”相称。2012年第1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邀请贝拉·塔尔出任金爵奖评委，不过他因意外受伤而退出。在当年的电影节相关报道中，不少媒体集体沿用了“20世纪最后一位电影大师”的说法。^[14]

在媒体报道中确立了“电影大师”声誉之后，自2016年开始，贝拉·塔尔先后五次到访中国内地，可以看作是他在国内地的声誉形成的第二个阶段。他首次到访是在2016年3月应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邀请，举办电影回顾展及大师班活动，由文学系苏牧教授主持。^[15]其中《撒旦探戈》的放映活动“虽然时长7小时11分钟，但放映厅仍然座无虚席，没有观众提前离场，放映结束后掌声不断”^[16]。作为中国电影教育体系的重要节点，北京电影学院在贝拉·塔尔声誉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具有明显的示范性与放大效应。

他的第二次中国之行所涉及的范围则更广。应FIRST青年电影展的邀请，贝拉·塔尔以训练营导师的身份参加了2017年的电影节活动。FIRST青年影展的狂热气氛，以及大批媒体和自媒体的报道，将贝拉·塔尔的声

誉推向顶点。电影节期间，贝拉·塔尔与时任评委会主席娄烨对谈^[17]，并以“午餐/晚餐”为命题，指导10位训练营学员导演拍摄短片。完成后的短片集在贝拉·塔尔62岁生日当晚举办“世界首映”仪式，同时全场观众一起为贝拉·塔尔庆祝生日。现场气氛极为热烈，贝拉·塔尔本人也感动不已。

此后贝拉·塔尔又在2017年来华参加武汉华语青年影像论坛，并在武汉大学举办讲座。2018年再次参加FIRST青年影展，并在2025年出任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注目未来”单元评审团主席，在电影节结束后，分别在北京电影学院和河北传媒学院举办讲座。

在第二个阶段中，贝拉·塔尔在内地媒体中的声誉获得了爆发性的增长。如2017年新浪娱乐对FIRST青年影展的报道中，称贝拉·塔尔是“欧洲仅存的大师”^[18]；同年《新京报》对小说《撒旦探戈》出版的相关报道则称贝拉·塔尔：“曾与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合作过多部电影，被誉为‘20世纪最后的一位电影大师’。”^[19]自媒体“导演帮”则称其为“二十世纪最后一位真正的电影大师，电影艺术的‘珠穆朗玛峰’”^[20]。到了2018年，FIRST青年影展期间“界面新闻”对贝拉·塔尔的专访中，表述则变成了升级版的“这位匈牙利电影人被称为‘塔尔科夫斯基之后20世纪的最后一位大师’‘欧洲最后一位大师’或者抛开所有限定语，就是‘最后一位大师’”^[21]。虽然这些“封号”不免十足的“通货膨胀”，但这些报道也提示了另外一个事实：移动互联时代电影媒体资讯来源和话语生态，已经与前文所述的以报刊等纸媒资讯转化为主的互联网初年，以及以门户网站自行生产内容的时代相当不同。

五次中国内地之行，让贝拉·塔尔成为媒体竞相报道的热门人物，让贝拉·塔尔在中国获得了崇高声誉。而也正是在其大师之名确立之后，贝拉·塔尔的影片才终于在内地电影节展和公众见面。2019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了《撒旦探戈》的4K修复版，是该片“全球第二次放映”，也是本片在中国内地首次公开放映（2016年北京电影学院大师班期间进行过学术放映）。在当年新闻报道中称之为“一生一次的观影体验”，并特别强调影片胶片“总长12公里、重达104公斤”^[22]，名列“最快售罄的10部影片”并加场一次。北京国际电影节则在2022年展映了《诅咒》（即《天谴》）。此外，中国电影资料馆购买了《都灵之马》和《鲸鱼马戏团》的放映权，并在旗下三家艺术影院多次放映。

二、学院圈层的中介作用：关键人物与话语生成

贝拉·塔尔在中国内地的声誉是一个动态化的形成过程，在此过程中各种国内国外的行动者共同促成了作者与其作品的电影史地位形成。这一过程的推动要素和生成机制既适用于贝拉·塔尔，也适用于以此类推并推而广之的很多“外国大师”与“经典作品”。不过每一位“电影大师”和每一部“经典作品”的形成都具有独特的过程，贝拉·塔尔也不例外。在梳理完媒体报道之后，本节将沿用德巴克在其《迷影》一书中对关键人物进行考察的方法，对学院圈层中的几位关键人物的作用进行梳理。

首先，作为重要思想家和理论家的苏珊·桑塔格与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对贝拉·塔尔的关注及其在中国的影响成为助力，有力推动了贝拉·塔尔的声誉。桑塔格在《百年电影回眸》中，又将贝拉·塔尔与塔尔科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和米克洛什·杨索（Jancsó Miklós）等人并置，认为他们共同塑造了“另一个欧洲”。^[23]更重要的是，“桑塔格以独特的方式出现在中国”，同时“当代中国缺乏并期待桑塔格这样的知识分子和造就这样的知识分子的环境”，^[24]使桑塔格在中国具有很高的理论地位和“话语权力”。以桑塔格在中国理论界的影响和位置，她关于《撒旦探戈》的“金句”就具有了无与伦比的传播效果，甚至如今凡提到《撒旦探戈》就言必称桑塔格。

作为“后”德勒兹时代的学术明星，雅克·朗西埃的电影专著所关涉的电影必然也受到重视和追捧。许多哲

学界的学者循着朗西埃的脚步进入电影领域,而许多电影学者、影评人以及部分影迷也相当重视朗西埃的著作,使其论述也产生了扩散效应。巧合的是,朗西埃的学术影响力在中国不断产生影响的时期与贝拉·塔尔成为“文化英雄”的时期恰好重合。虽然在中国内地,贝拉·塔尔的“流行”在前,朗西埃《贝拉·塔尔:之后的时间》^[25]的出版在后,但鉴于该书 2017 年出版的中文版是目前唯一有关贝拉·塔尔的图书,朗西埃在学术方法上的示范无疑在学院圈层中进一步巩固了贝拉·塔尔的声誉。

比之影迷们通过互联网和 DVD 对贝拉·塔尔的关注和探讨,中国内地学院圈层对这位导演及其电影的关注相对较晚。从 2013 年开始,由《世界电影》开始,包括《电影艺术》和《北京电影学院学报》在内的电影学术期刊开始译介、讨论贝拉·塔尔。其意义在于,一是从学理上将贝拉·塔尔引介到中国,将其在匈牙利当代电影史上的重要地位凸显出来,并与其他世界著名电影导演并置讨论;二是对贝拉·塔尔独特的电影语言进行考察,同时又不忽视其电影语言背后蕴藏的社会和哲学思想,挖掘其“沉思电影”的理论与思想意义,并强化他的“作者”电影身份。电影学者们的工作,从学理上推动了贝拉·塔尔成为“大师”的进程。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苏牧教授一直以来致力于贝拉·塔尔及其电影的研究和在华传播工作,他既在新浪微博发布多条与贝拉·塔尔相关内容并与粉丝及学生互动,又组织并协调贝拉·塔尔的第一次中国内地之旅,还在课上讲授《〈都灵之马〉与贝拉·塔尔电影》等内容。他在业内颇具公众影响力的电影学院教授身份和对贝拉·塔尔的热情阐释无疑深刻影响了影迷。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李洋教授早在 2014 年就讨论贝拉·塔尔^[26]在他所编的《历史悲剧的维度》中专门收录了贝拉·塔尔的访谈、朗西埃《贝拉·塔尔:之后的时间》的片段和贝拉·塔尔生平创作年表。^[27]其他如符晓^[28]、谭笑晗^[29]、彭万荣^[30]、吴冠平^[31]等学者也对贝拉·塔尔有所关注,并形成了系列理论成果。

此外,在外国文学领域,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Krasznahorkai László)的译者余泽民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余泽民在谈及《撒旦探戈》时称:“《撒旦探戈》一经出版,反响不小,中国读者终于见到了庐山真面目,发现塔尔·贝拉史诗般气魄的长镜头与原著像火山熔岩缓慢流淌的长句相呼应,小说版和电影版的《撒旦探戈》就像一对艺术的双胞胎。”^[32]他指出的一个关键事实是,包括学院圈层在内的中国内地影迷均是先看到电影,后读到小说。而他对克氏的阐释,也奠定了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将克氏与贝拉·塔尔并置研究的方法。虽然学界对“长句”和“长镜头”是否可以并置也有不同意见^[33],不过姚睿^[34]等学者对贝拉·塔尔的研究,已经开始吸纳外国文学领域的成果。之所以需要纳入外国文学领域的考察,是因为克氏对贝拉·塔尔声誉的互文性影响。在 2025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克氏小说在中国内地的出版,很大程度上也是借助了内地 2016 年开始的“贝拉·塔尔热”。如《撒旦探戈》图书内容简介和宣传文案中就明确指出该书是“电影大师贝拉·塔尔传奇之作《撒旦探戈》原著小说”。而 2025 年克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再度推高了贝拉·塔尔在中国内地的声誉,相关报道反复提及贝拉·塔尔与其合作关系,也在论及其作品时讨论电影。2025 年克氏新书《温克海姆男爵返乡》出版时,腰封导购仍称之为“《撒旦探戈》续篇”。这种由影迷群体带来热度、并反流向外国文学领域的现象,恰好是贝拉·塔尔声誉及迷影文化跨圈层的效用之一。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内地迷影文化中,电影学者和影迷存在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关系,因此在贝拉·塔尔的声誉形成过程中,孤立地讨论影迷或电影学者的个体作用都不周延。在这个系统中,影迷可以通过知识路径成为电影学者,而很多电影学者也是影迷。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过去,学院批评家只是坐在电脑前读一读网络影评人的文章,现在,他们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讨论问题。或许再过十年,在整个电影批评的版图上,学院批评家只占很小一部分,大部分读者在阅读新媒体下成长的批评家”^[35]。电影学者经常将目光投向其他迷影圈层,一些受到影迷追捧和迷恋的电影借此进入学术和理论话语范畴。不少学者本身也参与影评写作和电影节展的策展工作,同时也在网络社区活跃,圈层之间也通过这些多重身份实现话语的流通。

三、书写“文化英雄”：迷影文化的情感投射机制

在上述学院圈层、媒体圈层与节展等放映圈层的共同作用下，贝拉·塔尔逐渐被赋予一种超越其具体作品的象征性位置。贝拉·塔尔在中国内地的崇高声誉看上去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迷影现象，但其背后却潜藏着诸多相对隐秘的逻辑。匈牙利是一个电影小国，在世界电影史上比较有名的“匈牙利新电影”的几位导演如杨索等人虽然与中国颇有电影交流的渊源，但公众影响力相当有限；对中国观众而言，也只有译制片脉络中的《牧鹅少年马季》（*Ludas Matyi*, 1950）等影片有着一定的知名度^[36]。苏东剧变之后，匈牙利电影在中国电影观众的视野里可谓近乎绝迹^[37]，直到新世纪以来，影迷群体才经由电影节展、资讯报道和资源下载对匈牙利电影有了一定认知。

在这个意义上考察贝拉·塔尔的创作就会发现一个相当有趣的现象：他在20世纪70—80年代的作品，在世界范围内是在他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于国际电影节机制而获得认可的作品基础上而被“重新认知”的。中国内地影迷乃至学术界，对作为艺术家的他本人，及其作品的认知，则与对匈牙利电影的认知完全无关，同时与“电影史”也几乎完全无关：目前通行的几个版本的世界电影史均未对他的作品或影史地位做出充分论述。那么，贝拉·塔尔是如何在“电影史”的学院书写之外进入影迷群体的话语体系，并被塑造成“文化英雄”的？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内地迷影文化的传统中，“长镜头”被作为一个指认艺术电影的最重要的（也是最直观的）标准。其原因可以追溯到《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以来中国电影界对巴赞及其“长镜头美学”的阐释。这种自学院圈层创制，影响专业圈层的电影创作，并有着始料不及的效果的“精英话语”，在影迷群体中的流传，或者“扩散”，本身成为了塑造影迷群体如何想象“艺术电影”的重要指标。其效用之一就是让精于长镜头调度的导演，如塔尔科夫斯基、安哲罗普洛斯（*Theo Angelopoulos*）等人在内地迷影知识谱系的“大师序列”中占据了至高地位。在这种指标下，贝拉·塔尔以长镜头和超长时长著称的《撒旦探戈》等作品自然成为了代表，并以其“绝对”的反流畅观影体验成为各种影迷间流传的榜单、片单的重要作品。

其次，中国内地互联网迷影文化的行动者网络中，除了上文详述的媒体圈层和学院圈层之外，互联网圈层和技术媒介圈层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两个圈层解决的是贝拉·塔尔执导的影片的“可获得性”（*Accessibility*）问题。贝拉·塔尔的影片在中国内地公开放映之前实际上早已通过这两个圈层广为流传，并通过专业圈层扩大声量：如杨超、胡波等导演均明确表示受到贝拉·塔尔的影响和启发。

基于上文对媒体圈层和学院圈层的考察，基本可以还原出贝拉·塔尔在中国内地的身份表征和“神话”进程。贝拉·塔尔被塑造为一个标准的“文化英雄”形象。其标签，一是“孤独的大师”，所谓“孤独”，指的是在这样一个以商业为中心的世界电影大时代中，贝拉·塔尔依然执着地通过电影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奋斗和抗争，并在堪称创作盛年的56岁宣布息影，并言他想表达的东西“都已经说完了”“我觉得我这辈子不会再拿起摄影机了”^[38]，加之迷影文化各圈层对诸如塔尔科夫斯基、娄烨、胡波等人公众形象的调用，完全被塑造成了一个悲情形象。二是“艺术电影的终极追求者”，几乎所有贝拉·塔尔的电影都以长镜头赢得观众的注意和青睐，其中蕴藏着他本人对艺术电影始终如一的追求。三是“教育家”乃至“导师”，“电影·工厂”项目和FIRST青年影展导师，以及在内地节展展映的、由其学员小田香（*Oda Kaori*）执导的工作坊纪录片《贝拉·塔尔在福岛》（*FUKUSHIMA with Béla Tarr*, 2024）等，都是对贝拉·塔尔导师身份光环的确认，而对贝拉·塔尔的种种报道和研究，也引发了各圈层对中国电影教育的反思。

FIRST青年影展对于贝拉·塔尔的“造神运动”作为一次“事件”，凸显出了中国内地如何认识“伟大的艺术电影”的问题。FIRST青年影展虽然在规模上无法与上海和北京国际电影节相比，但因为其强调“青年”和“热爱电影”，在内地迷影文化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有趣的是，虽然以贝拉·塔尔为旗帜，但2017年和2018年

FIRST 青年影展并未放映任何一部贝拉·塔尔的影片。因为于 FIRST 青年影展而言，贝拉·塔尔的“伟大”早已是一个“无需证明的事实”，2017 年训练营单元很多学员都是慕贝拉·塔尔之名而来^[39]。FIRST 青年影展对贝拉·塔尔的尊崇，与其他圈层的力量相结合，最终发酵成为内地迷影文化各圈层共同对贝拉·塔尔的尊崇，其背后潜藏着电影界对“伟大的艺术电影”这一神话的信仰。

贝拉·塔尔在内地媒体中的声誉，与他和青年导演胡波的“师生之谊”有密切关系。胡波是 2017 年 FIRST 青年电影展训练营学员，在贝拉·塔尔的指导下完成了短片作品《井里的人》。胡波的遗作《大象席地而坐》（2018）的视听语言受到贝拉·塔尔的深刻影响，其中甚至有一个场景致敬了《鲸鱼马戏团》中暴徒袭击养老院的著名段落^[40]。这部影片在 FIRST 青年影展的介入下完成，于 2018 年入围了一系列最重要的国际电影节展，其中入围柏林论坛单元并获得费比西影评人奖，以及最佳首作特别表扬。围绕胡波的一些媒体报道指出，胡波在《大象席地而坐》后期过程中，与制片方“爆发过激烈的冲突”，坚决拒绝制片方将片长控制在两小时内的建议，并因此要承受“放弃署名权”的代价^[41]。这些反过来印证了他对艺术电影的极致追求。

胡波生前身后与世界电影的唯一联系似乎只有贝拉·塔尔，他称贝拉·塔尔为“我的教父(godfather)^[42]”。在媒体的叙述中，胡波以“殉道者”的方式（甚至与恩伯特·巴尚相同的自缢方式），强化了贝拉·塔尔作为艺术电影的先行者与捍卫者，以及作为（中国青年导演的）导师的形象。贝拉·塔尔本人也认可这种师生关系，不仅在《大象席地而坐》于法国上映之时亲自出席首映并署名推荐^[43]，还为影片发行的 DVD 和蓝光（capricci 版，2019）专门录制导览花絮^[44]。贝拉·塔尔去世后，FIRST 青年影展的纪念文章不仅以胡波在 FIRST 训练营的作品《井里的人》为题目，而且着重强调了贝拉·塔尔“电影教育家”的身份：“FIRST 训练营是贝拉·塔尔导演实践其萨拉热窝电影工厂教育理念的遥远回响，形塑了 FIRST 影展的电影教育体系，并为之注入了影响深远的精神意志。”^[45]

总之，贝拉·塔尔作为“电影大师”的主要特征是悲情、对抗商业、追求纯粹艺术电影等，这种“塑造文化英雄”式的叙述是来自中国影迷、学者、行业，乃至电影教育的自我投射。其间不免有不少颇为一厢情愿的误读，以及不少堪称刻奇(kitsch)的自我感动，对“最后的电影大师”和“导师”的情感需求与偶像需求远超过对其艺术观念和作品的认同程度。总之，贝拉·塔尔在中国内地被推上“神坛”的过程，可谓“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为了“伟大的艺术电影”而摇旗呐喊，为了中国电影可以更好。这种复杂而扭结的情感结构带来的神奇效应，恐怕贝拉·塔尔本人在受宠若惊之余，也会相当之困惑。

结语

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在贝拉·塔尔的职业生涯中，《撒旦探戈》真正成就了他的国际影坛地位，而由美国知识分子和影评人命名并反向输出至欧洲的过程，对欧洲电影大师而言并不多见。在中文世界，贝拉·塔尔的声誉起于中国台湾地区与香港地区电影节展的选片与媒体报道，并经由当年尚为匮乏的电影/娱乐资讯输入内地，这也是互联网 web1.0 时代的典型路径。在 20 世纪 10 年代，随着欧洲的国际电影节对贝拉·塔尔的褒奖，他在宣布封镜后的声誉尤其起广泛参与的电影节展和电影教育活动进一步提升。在这个阶段，他的五次中国内地之行恰逢移动互联网大发展，FIRST 青年影展等内地诸多电影节展逐渐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加之他长期合作的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在文学界的声誉的协同效应，使得他进一步被内地迷影网络的各圈层共同塑造成“最后的电影大师”和“中国青年导演和艺术电影的导师”，成为这个时代中国内地迷影文化中的“文化英雄”。

本文对贝拉·塔尔在中国内地声誉形成过程的考察，也为互联网时代的迷影文化研究提供了一种方案。与

以往侧重文本分析、作者论或单一接受史的研究路径不同，本文尝试将“声誉”本身视为一个动态生成的分析对象，而非仅作为评价结果加以描述。首先，将“声誉”作为考察对象，有助于串联起迷影文化中分属不同位置的多个圈层，从而揭示学院、媒体、电影节展、影迷群体以及技术媒介之间复杂而持续的互动关系，将迷影文化描述为多方行动者共同参与的网路。其次，对声誉形成机制的分析，有助于引导研究者进一步关注迷影文化内部的情感结构、价值投射与象征需求，从而以文化研究的方法讨论影迷对“经典”“大师”与“艺术电影”的想象方式。第三，通过对外国电影人在中国内地声誉形成过程的考察，也为反观中国电影文化自身的知识结构、审美传统与情感期待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责任编辑：方兆力）

注释：

- [1] 匈牙利人姓在名前，英文语境中经常按照英语国家习惯将姓置于最后。中文翻译中，外国文学领域一般从匈文直译，采用新华社译名规范，会保持原姓名顺序；电影领域因材料多从英文转译，经常将姓置于名后。本文对电影导演译名从电影领域习惯，通译为“贝拉·塔尔”“米克洛什·杨索”等，其余匈牙利人名则保持匈文习惯。
- [2] (法) 安托万·德巴克著，蔡文晟译，迷影：创发一种观看的方法，书写一段文化的历史：1944—1968[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21：12。
- [3] 王焱，米克洛什·杨索与中国内地的互联网迷影文化[J]。厦门大学中文学报，2025。
- [4] Magyar Filmszemle/Hungarian film week (Budapest Hungarian Film Week)，创办于1965年，1983年起开始在首都布达佩斯举办，是以电影节形式举行的匈牙利国家电影奖的评选和放映活动，入围影片均为匈牙利国产电影，又称“匈牙利国家电影节”等。
- [5] Janet Maslin, FILM FESTIVAL REVIEW: SATANTANGO; A Seven-Hour Contemplation of Boredom, Decay and Misery[N]. *New York Times*, 1994-10-08. <https://www.nytimes.com/1994/10/08/movies/film-festival-review-satantango-seven-hour-contemplation-boredom-decay-misery.html>.
- [6] Susan Sontag, BEST OF THE '90s: FILM[J]. *ARTFORUM*, 1999,38(4). <https://www.artforum.com/print/199910/susan-sontag-753>.
- [7] FILM FACTORY[EB/OL]. <https://www.sfa.ba/programs/film-factory-2>.
- [8] 「貝拉塔爾」導演專題 影壇最後一個未被發掘的大師 [EB/O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41103232705/http://www.goldenhorse.org.tw/2004/news_1.php?id=63&ln=ch. 2004-10-21.
- [9] 蒋郎，匈牙利电影人贝拉·塔尔，经典DVD逐个评[N]。新京报，2005-06-11。新浪娱乐网站：<http://ent.sina.com.cn/x/2005-06-11/0427748953.html>。
- [10] 李宏宇，艺术电影害死人[N]。南方周末，2005-06-23。
- [11] magasa. 老塔（塔尔科夫斯基）之后有小塔（贝拉·塔尔）20世纪最后一个神人[N]。南方都市报，2005-09-17。新浪娱乐网站：<http://ent.sina.com.cn/x/2005-09-17/0942843329.html>。
- [12] 云中，疯狂大师之贝拉·塔尔：把制片人逼上吊的大师[EB/OL]。搜狐娱乐网站：<https://yule.sohu.com/20070515/n250035078.shtml>. 2007-05-15。
- [13] 曾进，贝拉·塔尔：我需要他人的慷慨[N]。外滩画报，2007-06-12。见新浪娱乐网站：<http://news.sina.com.cn/s/2007-06-12>。

- 12/165013212627.shtml.
- [14] 如:孙琳琳.上海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全阵容公布 贝拉·塔尔将尺量金爵[N].新京报,2012-06-01.新京报网站: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2-06/01/content_342482.htm;资料:上海电影节金爵评委贝拉·塔尔[EB/OL].<http://ent.sina.com.cn/m/c/2012-06-07/08413651034.shtml>.2012-06-07.
- [15] 苏牧,梅峰.贝拉·塔尔的电影课堂[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6(03):81-90.
- [16] 贝拉·塔尔导演北京电影学院之行[EB/OL].http://www.bfa.edu.cn/yx/2016-04/12/content_91892.htm.2016-04-12.
- [17] FIRST 电影论坛姜烨对谈贝拉·塔尔(全文实录)[EB/OL].<http://ent.sina.com.cn/m/c/2017-07-26/doc-ifyihrmf3452571.shtml>.2017-07-26.
- [18] 姜烨 x 贝拉·塔尔:一生自由,电影没有规则和局限[EB/OL].<http://ent.sina.com.cn/m/c/2017-07-26/doc-ifyihrit1431023.shtml>.2017-07-26.
- [19] 把噗.贝拉·塔尔 长句与长镜头,咖啡与伴侣[N].新京报,2017-12-16.新京报网站: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7-12/16/content_705678.htm.
- [20] 导演帮.贝拉·塔尔|他是电影艺术的“珠穆朗玛峰”[EB/OL].https://www.sohu.com/a/160257092_603734.2017-07-21.
- [21] 张亚婷.【专访】贝拉·塔尔:拍电影没有“食谱”[EB/OL].<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2354178.html>.2018-08-01.
- [22] 导筒 directube.文坛影坛的双重地狱:撒旦的旋律,魔鬼的舞步[EB/OL].澎湃新闻网站: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750431.2019-06-24.
- [23] (美)苏珊·桑塔格著.陶洁,黄灿然译.重点所在[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147.
- [24] 黄灿然.苏珊·桑塔格与中国知识分子[J].读书,2005(04):105-107.
- [25] (法)雅克·朗西埃著.尉光吉译.贝拉·塔尔:之后的时间[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
- [26] 李洋.《都灵之马》:在世的坚守与尊严[N].光明日报,2014-1-6(12).
- [27] 详见:(塞尔维亚)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等著.李洋主编.历史悲剧的维度:欧洲电影大师访谈与研究[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这两篇译文最早刊发于《电影艺术》2016年第1期.
- [28] 符晓.文学三部曲:贝拉·塔尔的沉思电影及其美学[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6(02):98-103.
- [29] 谭笑晗.《都灵之马》:长镜头电影与生命哲学[J].长春大学学报,2016,26(03):98-102.
- [30] 贝拉·塔尔,彭万荣,谢诗思等.成为你自己——贝拉·塔尔访谈[J].电影艺术,2018(01):135-140.
- [31] 贝拉·塔尔,吴冠平,张正.以纯粹的电影语言解读生活——贝拉·塔尔访谈[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5(05):76-80.
- [32] 余泽民.《撒旦探戈》作者拉斯洛:迷恋中国文化的匈牙利作家[J].新京报,2020-03-10.新京报网站:<http://www.bjnews.com.cn/culture/2020/03/10/701780.html>.
- [33] 乒乓台.《反抗的忧郁》如何变成了《鲸鱼马戏团》——论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和贝拉·塔尔的合作[J].书城,2024(05):93-103.另见:于是,竞菲,乒乓台 050 | 拉斯洛的长句≠贝拉·塔尔的长镜头[EB/OL].<https://www.xiaoyuzhoufm.com/episode/658033cdca0c705b958f8e9c?s=eyJ1Ijo1NjAzMWU0MTNlMGY1ZTcyM2JiMDY0N2UxIn0%3D>.
- [34] 姚睿.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小说及塔尔·贝拉电影改编中的世界构造与寓言想象[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25,36(06):18-30.
- [35] 李洋.影评人的时代使命[J].电影艺术,2014(01):46-49.
- [36] 如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的艺名正是来自这部彼时热映的电影。参见:红旗飘扬.马季:将相声带上春晚的十大笑星之首,承上启下的相声大师[EB/OL].腾讯新闻网站:<https://xw.qq.com/partner/vivoscreen/20200801A0ULMQ00?vivoRcdMark=1>.
- [37] 2021年2月由全国艺术影院联盟发行的《日暮》(Napszállta, 2018, dir. László Nemes)是近30年唯一公开发行的匈牙利电影。
- [38] 波米.专访贝拉·塔尔:我这辈子不会再拿起摄影机了[EB/OL].巴塞电影网站:<http://www.moviebase.cn/uread/app/viewArt/shareViewArt-43654b05ed8c4992a7765fb87ed7cd90.html>.2016-04-08.
- [39] 徐楚翘,他们不但崇拜贝拉·塔尔,更是自我的信徒——与贝拉·塔尔面对面“撒野”[EB/OL].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151277429_758090.2017-06-23.
- [40] 胤祥.大象席地而坐:人世间的仇恨与恶意,都在凝视的目光里[EB/OL].豆瓣网:<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9178672/>.2018-02-24.
- [41] 康路凯.胡波:一位导演自杀的传说[EB/OL].<https://zhuanlan.zhihu.com/p/50215100>,2018-11-18;该文另有“未刊稿版本”发表于自媒体“真实故事计划”:<https://daily.zhihu.com/story/9671794>,另见:纾轸,耿飏,叶弥衫.贵圈|独家调查:青年导演胡波之死[EB/OL].腾讯娱乐网站,<https://ent.qq.com/a/20171018/012203.htm?kphome=1>.2017-10-18.
- [42] Béla Tarr about Hu Bo, director of “An Elephant Sitting Still”[EB/OL].<https://www.nowehoryzonty.pl/akt.do?lang=en&id=5388>,2018-08-01.此文为彼时身在FIRST 电影节的贝拉·塔尔为波兰“新地平线”电影节(Stowarzyszenie Nowe Horyzonty)《大象席地而坐》的放映专门撰写的导语。中译本见:贝拉·塔尔写给胡波的信,十万大聖译[EB/OL].豆瓣网:<https://movie.douban.com/subject/30273049/discussion/615708440/>.2018-09-17.
- [43] Dear Noctis. Le bouleversant An Elephant Sitting Still au cinéma le 9 janvier 2019[EB/OL].<https://www.nautiljon.com/actualite/films/le+bouleversant+an+elephant+sitting+still+au+cin%C3%A9ma+le+9+janvier+2019-10484.html>.2019-01-06.
- [44] An Elephant Sitting Still (2018) - Blu-ray[EB/OL].<https://www.dvdf.com/dvd/f166016-an-elephant-sitting-still.html>.
- [45] FIRST 青年影展,井里的人 Man in The Well[EB/OL].<https://mp.weixin.qq.com/s/zVIj1TEaDsHMmIKP8Affvg>.2026-01-12.